

雏菊人生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日〕奈良美智 画

弭铁娟 译



Hinagiku No Jinsei

Banana Yoshimoto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雏菊人生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日〕奈良美智

画

弭铁娟

译

Hinagiku No Jinsei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雏菊人生 / (日) 吉本芭娜娜著; (日) 奈良美智画;
弭铁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27-7258-2

I. 雏… II. ①吉… ②奈… ③弭…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7021号

Copyright © 2000 by Banana YOSHI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rockin' on inc. in Japan in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L.

Drawings © by Yoshitomo NARA

图字: 09-2010-505号

雏菊人生

[日] 吉本芭娜娜 / 著 [日] 奈良美智 / 画 弭铁娟 / 译
责任编辑 / 姚东敏 装帧设计 / 任凌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16 字数 31,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258-2/I·4417

定价: 3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目 录

梦——悬崖上的屋子	001
寄居生活	019
无花果的味道	041
再生	053
照片	071
雨	081
脖子的故事	099
后记 吉本芭娜娜	116
文库版后记 吉本芭娜娜	118
后记 奈良美智	119

梦——悬崖上的屋子

常常有这样的時候，無論多么不可思議的事，一旦融入過於平淡的日常生活，也會覺得無足輕重，甚至懶得去多想。比如，一邊看着電視，一邊隨意地用撲克牌算卦，幾次總是出現同一張牌；或者散步的時候，接連三次看到破碎的鏡子。大概就屬於這樣的情形吧。

自從我和童年好友——一個叫達麗亞¹的女孩兒在十一歲那年分別以後，一直以來，我幾乎每年都至少夢到她一次。她和再婚的妈妈一起去了巴西，我們之間早已中斷了書信往來，也沒有電話聯繫。我却不斷地夢到她，而且總是相同的夢。儘管對於達麗亞早已沒有了那種強烈的依戀，可是每當我夢到她時，依然感到安心。因為夢里的氛圍是那樣的幸福無比，使我從內心深處感覺到達麗亞正在遙遠的某個地方幸福地生活着。對於我來說，能讓我這樣牽挂

惦念的人再没有第二个了。所以，当心中被这种感情温暖充盈着的时候，足以让我感到幸福。

关于达丽亚的梦，大致总是相同的。我觉得，与其说那是梦，不如说是我们以某种形式超越时间和空间，回到了从前，又变回到小时候的样子，一起度过了某个夜晚。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形，如果不是梦的话，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在梦中，我依然住在童年曾经住过的姨夫家。现在，那排房子早就拆掉了。那个时候，房子后面有一片树林，晚上，我常常跑去找住在林子另一头的达丽亚，把她叫出来，在林子里见面。

-
1. 此处采取音译，这是日本较为普遍的女孩名。原文是ダリア，在日语中也有一种植物名——“大丽花”的意思。

即使仅仅是过去时光的重现，因为是梦，在梦里，人的感受性会变得更加强烈敏锐，所以无论是声音，还是色彩，以及情感方面，震撼的力量要比现实中的回忆高出百倍。

在那些梦里，我总能闻到枯叶的味道。总是在夜晚，泥土和着秋风的薰香，干爽的空气，落叶铺就的地毯，我站在那里。周围月光朦胧，街灯星星点点地矗立着，只有那里发出一些强烈的光。星星像宝石一样闪烁。随着吹过的秋风，枯叶发出微妙的、隐隐约约的沙沙声响，仿佛在水中流动一样，飞舞在地面上和半空中。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而且是寄人篱下。在姨妈姨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克制着不让自己使用家里的电话。因为我知道，如果在一件事上放任自己的话，那么这种恃宠撒娇的欲念就会冲破身体，不断释放出来，在被其吞噬的同时，

我也会失去自己全部珍而重之的东西。那时，虽然我还小，但已经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在叫达丽亚的时候，我总是用我们小学里使用的一种竖笛。

我吹起笛子，那质朴的音色仿佛是踏在枯叶上的足音，一步一步地走向达丽亚，传到她的耳朵里。夜晚，孩子们一般是不会外出的，达丽亚总是在听到笛音后立刻赶过来。

当笛音在林子的树与树之间流淌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音符要那样标记在五线谱上了。我想人们之所以发明乐器，大概就是为了让音和心完美地统为一体吧，我觉得和我的声音比，笛音仿佛更富有生命力。

达丽亚还是童年时的样子，晒得黑黑的，脸上挂着笑，脚下踢着枯叶猛跑过来。一看到那个身影，我的心中就充满一种幸福感。

一般我们在林子里玩上一会儿后，不是到达丽亚妈妈经营的小酒吧去玩，就是去姨妈姨夫经营的什锦煎饼店消磨晚上这段时光。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就不会挨骂。和大人待在一起，对于我们这样两个特殊的孩子来说，比较容易挨过这漫长而无聊的夜晚。

在我那不算美好的童年时代，唯一快乐的记忆就是达丽亚了。定期做的那个梦，就像我唯一的一本影集。

然而，有一天，就是在我二十五岁生日过后几个月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好久没有再做达丽亚的梦了。

我怅然若失，心想，也许二十五岁就是大人了吧？或许人到了这个年龄，才能把脑子里的一些东西转换掉，把童年时一些依恋着的东西彻底割断吧？然而，那个梦曾经是我的欢乐所在，一想到少了它，内心里竟生出些许沮丧来。

那天下午，我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在不停地做着什锦炒面。

因为做什锦煎饼很花时间，所以我们店里在午餐时间一般是不卖什锦煎饼的，只卖什锦炒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我负责卖午餐。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中午会有那么多人要吃什锦炒面啊？

我们店里正中央有一块大铁板，围着铁板是一圈客席。客人点菜，我们做好后直接端到客人面前。也就是说，客人们坐在座位上就能看到我做什锦炒面的全过程。刚开始时，我特别紧张。而今即使有什么失误，自己也能装着若无其事地遮掩过去了。有一次因为想事儿，忘了放油就直接把材料倒在铁板上炒了起来。发现后，我若无其事地在旁边倒上油，装着热油的样子遮掩了过去。秘诀当然就是不露声色。因为整天做什锦炒面，做得太多了，所以无论

肚子有多饿，我也决不想吃什锦炒面。我已经见到了我一辈子都吃不完的什锦炒面。用眼睛感觉着那个味道就已经腻了。

尽管如此，我却干得非常开心，因为午餐时经常会来一些晚上在我们这样的店里很难见到的客人。有独自一人从中午就开始喝起啤酒的大叔，有饕餮能吃的公司白领小姐，有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以及带着幼儿的年轻妈妈。这些不同的人们，都吃着同一种东西，而且是一种叫做“什锦炒面”的独特的东西，他们并排坐在那里狼吞虎咽的样子，实在是有趣。

午餐过后，我们把“准备中”的牌子挂在门口，客人慢慢走光了，大家开始分工搞清扫，然后，打零工的大学生也走了，店里终于安静下来。刚才那喧嚣热闹的余韵和着什锦炒面的味道，仍飘荡在小店的空气中。

在小店的一角，我拿出一个豆沙馅儿面包，刚要吃，姨妈来到我身边。她好像从来没有吃腻过什锦炒面。在给客人做什锦炒面时，也把自己那份做好端了过来。我从没想到有谁能像姨妈那样把什锦炒面吃得如此津津有味。我注意观察过姨妈做的什锦炒面，就像看插花一样，姨妈做的什锦炒面比我做的看上去要湿润鲜亮得多。

我很早就离开了姨妈和姨夫家，但是到升入高中为止，我是一直和姨妈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虽然是这样，却从来没有单独和姨妈一起聊过天。姨妈是我死去的妈妈的妹妹，但是她和妈妈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有的时候，当姨妈和我一起在厨房里，姨妈站在我背后干着活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是和妈妈在一起干活儿似的。然而，当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和看到她的身影时，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不可思议的是，她不出声时的样子，和妈妈是那么的相像。

我们两个默不作声地吃完各自的午饭，一起看了会儿电视。下午，玻璃窗外的街道上，不时有行人通过。

“姨妈，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经常做的梦，突然间不做了，心里会感到很不安？”

我一边沏着茶，一边问姨妈。

“我从不信那些东西，都是迷信、骗人的。不是吗？”姨妈说。

“姨妈一般都做什么样的梦呢？”我怀着好奇问道。

“梦嘛，总是自由的。有时会梦见麒麟呀、安康鱼呀什么的。有时也会梦见那个叫做什么……帝国大厦的。还有恋爱。”

“是吗？”

“人的心啊，深不可测呢。白天想都没想过的事，晚上竟会在梦里出现呢。”姨妈说道。

“是啊。”我脸上装着平静，内心里却暗暗觉得好笑。心想这世界可真是百人百样啊。本来想再详细问问的，但想必再问也还是一样的结果，便打住了。电视里正播放着“广角镜”节目，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得很小。天空阴沉沉的，暗灰色的云在天空中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

“好像要下雨了，出门时最好带上伞。”姨妈叮嘱我。

那天晚上，在梦的开始处，我又闻到了枯叶的味道，感觉到了飒爽的秋风。啊！太好了，又是达丽亚的梦！然而，我刚刚想到这里，接下来让我吃惊的却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梦！

那个屋子是一幢别墅一样的建筑，建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从那里可以看到海。屋子的后面是刀切一样陡峭的悬崖。门就设在悬崖那一边，门两侧的窗户都被大山遮挡住，

斜面的岩石呈现暗灰色，岩石被锈迹斑斑的金属网罩着，以免垮塌下来。

进了门，正面是一张很大的桌子，桌面是用一块能够看到木纹纹路的巨大原木板切割成的，很厚很结实，看上去足够十个人一起在上面用餐。桌子的后面是一个很陡的楼梯，与那张桌子的厚重感相反，那个楼梯像一架梯子一样单薄狭窄。从楼梯处再往里，是一个暖炉。那个暖炉好像很长时间没用了，炉里积满了木头和纸屑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和残渣。暖炉上放着一摞旧杂志。

顺着陡直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二楼的房顶是斜的。有一个空若废墟的木板房。在走廊的一侧有一个小门，我以为是储藏室，推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小床把房间占得满满的。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宽大的阳台。在阳台下面很深、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闪着暗灰色光芒的

大海和海湾。

我置身于那个昏暗的被弃置的屋子里，在暮色中徘徊。屋里再没有其他人。我实在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灰尘、霉斑、旧纸的味道令我头昏脑涨。房间的角落到处是蜘蛛网，地板很脏，脚掌踩得黑漆漆的。我想快点儿出去，同时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想打个电话，但是，几次拿起那个古老的黑色电话机的话筒放在耳边，都没有任何声音，只有那冰冷的感觉沁透耳朵。

在这个没有电的荒凉颓败的屋子里，月光终于照射进来，夜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又脚步蹒跚地爬上二楼，站在阳台上凝视夜幕下的海。沿着海湾，街道和渔船的灯光像珍珠一样镶嵌在那里。我的长发被海风吹得凌乱飞卷，但我仍留恋地凝视着